

一场以叛逆为名的热爱

■王茹彤

每个人的成长路上,似乎都被一种约定俗成的节奏束缚着,有的早已敲定回家继承家业,仿佛毕业就该沿着所学专业方向稳步前行,工作就该追求安稳体面,一旦脚步滞后、方向偏离,就会被贴上“不合群”“不务实”的标签。

大学毕业的那个夏天,空气中满是迷茫与憧憬交织的气息,身边的人都在各自的轨道上忙碌着,有的早已敲定回家继承家业,每天跟着长辈学习打理事务;有的埋头于厚厚的复习资料,只为冲刺研究生复试,延续校园时光;还有的穿着笔挺的正装,奔波于一场场面试,只为争取一份好工作。而我,站在人生的岔路口,看着身边人步履匆匆,自己却像被按下了暂停键,一片茫然,无从下手。直到一个午后,我无意间刷到现单位的招聘信息,记者这个职业,与我所学的专业毫无交集,是我从未接触过的领域,可看着招聘要求里“热爱文字”的描述,那份藏在心底的热爱,突然有了出口。

“叛逆”的念头来得汹涌且热烈。当我说出想要报名尝试的想法时,身边的亲友疑惑不解,连我

自己也忍不住怀疑,毕竟在这个行业里,我就是一张白纸。我告诉自己,未知的赛道或许充满挑战,但不试一试,永远不知道自己能走到哪里。幸运的是,命运眷顾了勇敢的我,2021年3月,我收到了录用通知,正式开启了记者生涯,踏上了这段充满未知与惊喜的成长旅程。

这五年的记者生涯,就像一场修行,让我完成了从胆怯懦弱到从容自信的蜕变。刚入职时,我连主动与人沟通都觉得紧张,第一次独立采访,连提前准备好的问题都问不连贯,采访结束后,新闻怎么写也毫无头绪。但我没有放弃,跟着前辈一点点学习,学习如何与采访对象沟通,如何捕捉有价值的新闻点,如何把平淡的素材写成生动的报道。慢慢地,我褪去了初入社会的青涩,变得敢于主动尝试、乐于探索未知。

在一次走街串巷的采访中,我结识了各行各业的人,听着他们的故事,感受着他们的喜怒哀乐,我的阅历渐渐深厚,眼界也变得愈发开阔。这五年,我收获的不仅是工作能力的提升,

更是内心的成长与沉淀,我从未后悔当初那个看似冲动的选择,反而愈发坚定。人生从来没有固定的标准答案,无论什么时候,只要遵从内心的热爱,勇敢迈出脚步,前行的每一步都有它的意义。

前不久,我去高中母校采访,遇到了数学老师。当她得知我现在是一名记者时,脸上满是惊讶,闲聊时她又说起了那时候的事,“不过现在想想,也有迹可循,那时候你就热爱‘宣传’,当年的海报我都有印象。”身边的朋友也常常和我调侃:“大学的时候,你就总喜欢跟着老师写调研报告,帮学院做宣传工作。”听着他们的话,我忽觉,原来我自以为的“离经叛道”,从来都不是凭空而来,那些藏在时光里的热爱与积累,早已为这份选择埋下了伏笔,只是那时候的我,还没有勇气去追随内心的方向。

此刻,我依然会带着心底的热爱,拿起手中的纸笔,拿着手机,奔赴下一个采访现场,记录下那些精彩的瞬间,写下属于自己的成长故事,而这些,便是我人生中最珍贵、最不可替代的印记。

不务正业的二十二岁

■张宇青

前些日子整理旧物,翻出一张泛黄的机票。那是九年前,从上海到名古屋,票根上的字迹已经有些模糊,但我清楚地记得那个夏天——二十二岁,兜里揣着几万日元,一个人去了日本。

那年,我的同学们正在四处投简历,或忙着进一步提升自己。没有人理解我为什么放弃了已经到手的国企工作。父母在电话里说我“不务正业”,语气里有担忧,也有失望。我当时只是觉得,二十二岁的人生不该被一张录用通知书“钉死”。我想亲眼看看课本里描绘的外面的世界,想在彻底“稳定”之前,先试试自己到底能走多远。

我不是语言专业毕业,日语是自学的,磕磕绊绊连日常对话都费劲。在日本工作面试时对方问我日语怎么样,我说“可以交流”,其实心里一点底都没有。但那张offer摆在面前的时候,我还是点了头。不是因为勇敢,是因为不甘心,不甘心二十二岁就把自己“钉死”在一个一眼望到头的人生轨道上。

出国那天天气很热。机场里到处都是拖着行李的毕业生,他们或是去北上广,或是回到自己的家乡。而我登上了飞往异国的

航班,座位旁边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人,说着我几乎听不懂的话。

第一个月是崩溃的。工作上的专业术语听不懂,连去超市买东西都要靠比划。不会做饭的我,成了便利店的常客。同事礼貌地微笑,但那种微笑里有一种客气而清晰的疏离,仿佛说着你不是这里的人,你不属于这里。我每天晚上回到出租屋,打开视频想跟家里说说话,又怕他们担心,于是把摄像头关了,只是说着:“挺好的,吃得惯,同事也很照顾我。”

没有人知道我半年瘦了二十斤,也没有人知道我手机里存满了翻译软件的截图,一张一张翻看着。

变化是慢慢发生的。几个月后的某一天,我发现自己居然能听懂同事闲聊时的笑话了。第二年,我又独自一人坐着电车去了隔壁城市旅行,用已经有些熟悉的语言,完成了在异国他乡第一次一个人的旅程。

那一刻我才真正明白:成长从来不是突然的顿悟,而是一个笨拙的、反复的、不断跌倒又爬起的过程。它不是一张漂亮的成绩单,不是你简历上多出来的那行字,而是那些你咬紧牙关的深夜,那些你硬

着头皮开口的瞬间,那些你以为自己撑不下去,但第二天依然准时出现在工位上的早晨。

那趟外出工作,对于现在的我来说,似乎没有任何“意义”。没有证书,没有履历上的金光闪闪,甚至没有在我的朋友圈留下一点印记。但它给了我一样比什么都珍贵的东西——辽阔。不是地理意义上的辽阔,而是人生的辽阔。原来我可以用自己的节奏,去丈量这个世界。原来跌倒不可怕,迷路也不可怕,可怕的是从未出发。

后来我回国了。有朋友问我:“那段经历对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?”

我想了很久。应该是我不再害怕了。不再害怕陌生,不再害怕犯错,不再害怕“我不够好”。因为二十二岁那年,我已经在没有任何退路的地方,证明了自己可以。

社会时钟滴答作响,催促着我们在规定的时间完成规定的人生。但我的时间轴上,二十二岁那一段写着的,不是“稳定”,而是一张飞往陌生国度的机票,和一个笨拙但从未放弃的自己。

或许那才是我真正成年的时刻。

晚熟的人

■王书平

“番茄是一种晚熟的作物,我也是。”

这是我最喜欢的乐队主唱说的一句话。彼时,她穿着层层叠叠的纱裙,蹦蹦跳跳地在舞台上玩泡泡机。五颜六色的泡泡涌向人群,乐迷们纷纷伸出手,像小孩子一样去抓住这短暂的快乐,重复着记忆里早已模糊的动作。

二十四岁,在大多数人眼里,应该是成家立业的最好时机。而我还躲在学校象牙塔里,安安静静地做一株生长缓慢的、看不出品种的苗。教室、宿舍、食堂,三点一线的生活,唯一的裂隙是乐队排练:每周有两天晚上,我会背着沉重的电吉他穿过半个城市,去狭小的排练室待上三个小时。在同龄人谈论房价、车贷和股票时,我盘算着这个月的生活费还剩下多少,够不够去看一场乐队演出。

这种莫名其妙的落差感在过年回家时尤为强烈。我的发小,一位按部就班的公务员,在酒桌上自如地说着场面话,把每一个人哄得喜笑颜开;而我只能跟在他屁股后面,重复着公式化的吉

祥话。最无力的瞬间,是发现爸爸妈妈都长出了白发,而我却连一份能让他们向亲戚炫耀的“体面”都没有。我身上最大的光环不过是一个“在大城市读研究生”,但也马上会被“哪来的工资啊?哦,也没对象,慢慢再说吧”所浇灭。

很多时候,我会觉得自己像一枝攀援的凌霄花,附着在家庭这棵大树上。我从未与爸爸妈妈谈论过相关话题,我害怕他们明明感到压力,却轻描淡写地遮掩过去——他们向来如此,在家里最困难的时候,还坚持供我去上私立学校。我很少与他们谈起我的乐队,这种在县城老家被认为是“打烂账”的活动,大概率会成为他们被同事、亲戚说道的一个抓手。这已经成了我们之间的默契,他们也很少过问我的学业、我的乐队。每周打电话,问的都是“生活费够不够”、“吃得怎么样”、“要不要你爸做点好吃的给你寄过去”。琐碎的日常,裹挟着沉重的愧疚。

我迫切地想要证明自己是一个成熟的人。但随之而来的焦

虑情绪使我失眠、食欲不振,状态最差的时候体重还不到八十斤。我勉强维持着三点一线的生活和规律的乐队排练,直到妈妈购买了我们的演出门票。

其实,我并没有告诉他们关于这场演出的事。是妈妈刷到我们乐队的社交媒体,才下载了购票软件,按着教程购买了她人生中第一张乐队演出门票,然后兴致冲冲地截图发给我。

那天晚上我格外卖力,因为我知道,我的爸爸妈妈在一千公里外,和我一起完成着这场演出。

后来,在朋友圈看到妈妈晒出我的演出照时,我突然就自愈了。这并不是因为我变成了“成功的大人”,而是因为我发现,哪怕我成熟得慢一点,哪怕我依然像个孩子一样做着梦,他们依然乐意做我的大树,为我提供庇护。

唯一接受不了自己是个迟迟不愿长大的“异类”的人,只有我自己。爸爸妈妈一直都接受我注定晚熟的人生,小心翼翼地守护着这份奢侈的纯粹。他们担心我一日三餐,像担心小孩子调皮捣蛋一样,仅仅是出于爱。

那杯茶里的星光

■徐玉霞

大三那年,我通过学姐的介绍,进了一家婚礼策划公司实习。

说是实习策划师,其实我的工作很琐碎,包括接待客人、打下手写方案,偶尔去现场布置等。学姐大我两届,已经是公司的正式员工,做事干脆利落,从第一天起就负责带我。

报到那天,学姐递给我一个笔记本:“记下每一位客人的喜好。婚礼这个行业,拼的是创意,也是心意。”

我点点头,翻开本子,在第一页工工整整地写下:某月某日,张先生,爱喝绿茶,未婚妻对花粉过敏。

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。我学会了泡各种茶,记住了不同花的花期,也渐渐能从客人的只言片语中,捕捉到他们故事里的温柔细节。但真正让我明白这一份职业意义的,是一场求婚。

那天下午,一个年轻男孩推开了公司的门。他叫小何,手里攥着一个信封,眼神里有藏不住的紧张。

“我想在她生日那天求婚。”小何坐下来,深吸一口气,把信封推过去。里面是他和女朋友云云的照片,两个人站在操场上,笑得眼睛弯弯的。

学姐坐在旁边,一边听一边记,然后看了我一眼:“这个方案你跟着我一起做。”

于是,我开始和小何交流沟通,在手机上聊着细节。云云不仅名字里带个“云”字,她还喜欢星空,小时候的梦想是当天文学家;他们第一次牵手是在学校的操场上,那天晚上月亮特别亮;还在上学时,小何一个月不到就去见她一次,攒的那些车票,每一张的背面都写着一句简短的“想你了”……我一边听一边在本子上画草

从“自己的房间”再出发

■周朝露

毕业典礼、第一份工作、第一次领工资——我曾以为这些时刻会像电影里的蒙太奇一样,让我一夜之间脱胎换骨。然而,除了身份的转变,生活依然如旧。我真正的人生里程碑,是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,是那些我可以展开双臂、躺在宽敞大床上的夜晚。

大学时,宿舍0.9米宽的床不能让人安然入睡。无法伸展的手脚,让人常常不得不蜷缩起来,找一个别扭的姿势进入梦乡。这样的姿势仿佛也成为了我性格的一部分;当面对期待已久的社团活动、社会实践时,我变得畏手畏脚,始终无法迈出第一步。

那时的我期待着夏天,想要开启心心念念的游泳计划。我兴致勃勃地向室友分享:“可是听说呛水很难受的!”“没错!而且还有可能会过敏!”听到她们的种种担忧,我又将那样的念头按了下去。

我叹息着爬上床躺下,室友们的讨论已经转移到其他主题上。我只好戴上耳机,将他人的声音隔绝在外。最安静的夜晚反而是狂风暴雨的时候,雷声大到任何闲聊都需要扯着嗓子喊,于是所有人都默契地保持沉默。外界评价、五花八门的建议声一瞬间消失了,即使窗外响雷震震,内心却在自然的声响中获得一种安宁。在这个时刻,我能清晰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,不过我只能蜷在床上,让它别再说了。

当我毕业离开集体住宿生活,开始独居之后,我才发现原来房间里不需要戴上耳机,就可以获得安静。而且,即使我在床上摆放着玩偶抱枕,偶尔睡前看的书也一并放上,我依然能够躺在床上展开双臂。

拥有自己的房间之后,我有了很多可以做的事。搜寻合适又好看的壁纸,挑选喜欢的香薰,这些琐碎的小事变得有趣起来——原来装饰房间的角落,就是最小单位的自由!当拥有了这样的体验后,就更愿意去探索生活的丰富多彩:去尝试一直感兴趣的烘焙,第一次做出来的曲奇卖相不好,看着那滑稽的形状反而觉得很有意思;去淘来二手电子琴,跟着谱子弹唱,时不时弹错也没人笑话。

天气又暖和起来了,我又想起了曾经想要学游泳的念头。这一次没有他人的声音,我内心说着:先去试试再说!于是我立马下单游泳装备,联系合适的教练,准备开启我的学习之路。从前那些建议的话语又来到我的耳边,但这一次,我选择忽视掉那些忧虑。毕竟,在我的房间里,我可以只听自己的声音。

从大学宿舍到独居小屋,不过是从0.9米到1.5米的差距,却好像跨越了两种人生:我的生活里不再填满他人的声音,而是遵从自己的内心;我也不需要再蜷缩着入睡,而是躺下时也能舒展双臂,在生活里也变得这般“舒展”。

“一个女人如果想要写小说,她就必须得有钱,此外,还得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。”伍尔夫的话在今天依旧适用。不只是写小说,任何一个人想要拥有自由,都需要有这样只属于自己的空间。

下期话题

4月6日,浙商银行“吴越杯”揭幕战在嘉兴市体育中心激情上演,嘉兴队与衢州队展开激烈对决。比赛进程异常胶着,双方鏖战至第86分钟仍未能打破僵局。关键时刻,嘉兴队获得禁区前任罚球机会,球击中横梁弹出,14号球员反应迅速,机敏补射破门,打入全场唯一进球。凭借这粒金子般的制胜球,嘉兴队最终以1:0战胜衢州队,成功斩获“吴越杯”首场胜利,为赛事写下精彩开篇。

是否有一场赛事,让你念念不忘?这份难忘可能源于你喜欢的运动员的精彩表现,也可能源于你支持的球队在最后关头获得关键一分,还可能源于与朋友一起看比赛时那些并肩呐喊、相拥而泣的瞬间。

当然,也有可能,你自己就在场上。你是那个在终场前力挽狂澜的英雄,或是那个拼尽全力却遗憾落败的战士……汗水浸透的球衣,磨破的球鞋,还有赛后那复杂难言的心情都构成了你生命中不可磨灭的一部分。

本期《城市·笔记》,邀请你与我们分享“那场难忘的比赛”。告诉我们,是哪几个瞬间,让你如此刻骨铭心。征稿截止日期为2026年4月20日,字数1000—1300字,投稿邮箱为pinghubs@vip.163.com,来稿请注明作者姓名、通讯地址、联系方式。

